

卷十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彩色首頁1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
 姓周氏名厚實字
 茂叔後避英宗准名改厚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務道理
 嘗作太極圖通書易函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水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頌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手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雱胡氏作
 又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善之惡也者又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下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問以好生而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補註好生惡殺人心之同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好生之謂也不仁者好殺之謂也然也故曰三代之得從之此無他生之也上之役民以利則民勳強而從之無他殺之也梁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者慮人者能一之其斯之謂牧君人者受命而興為生矣主其可不以好生為念而以好殺為戒哉

新刊性理大全九卷

新刊性理大全第十卷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內篇之七

受命乎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

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為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辯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書美矣又書善也武書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為表裏

天與人相為表裏矣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

天與人常相須而

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集覽西伯按左傳所載四凶與尚書孟子所載不同其在傳所謂窮按史記殷有三仁謂微子箕子比干是也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為君子邪為小人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眾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

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公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內踈而遠之則為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必待屏絕誅富而後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為外也所謂小人者聖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慎哉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唐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豈敢於中而

豕戰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肯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

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附錄唐虞舜陶于河濱

濱器不苦跡注陶燒土為器也皇甫謐曰河濱在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傳說築于岩下按史記禹武丁夢帝錫予良弼曰說說為

晉書築于傳岩按一統志傳岩在平陽府平陸縣東三十五里即傳說惡處其地名隱賢社

唐堯之舉舜尚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夢下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為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此貴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

伊尹成終

忠

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為篡也焉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

周公終始大孝

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焉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詭譎之風所以行也治世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

務本君子之事

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
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
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尚行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
者必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霸用詭譎以假虛名故尚言所
尚不同如此王霸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
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
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
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

過何難之有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
能至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取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
于心者也孟子所謂舜安在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
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為善也既能行之
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則一矢言之於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
於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於心者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
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於口不若無愧
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謂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也無

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
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
事為之際思慮一萌有難於道是為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震
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
過之有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
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過
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動而在乎非禮則遠于仁矣顏子至于
三月不違仁則幾于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蓋當忘言忘筆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
武士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
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
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
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於時故聖人猶取之漢
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斯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

易何難隨

千劉季百子房按漢書高帝字季張良字子房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謂之獨夫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
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
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况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政殺之
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
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已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
殺之所殺猶復使人殺之則所殺者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已殺
之也使人殺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
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况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
以白刃殺之耶於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於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

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

利害有所懸之耳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按通鑑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按通鑑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按通鑑

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

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

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

間美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

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於
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
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
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呂武
呂后唐
武后也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
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
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
之一擇焉死因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後

以實貴乎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益
之功

聖人
貴成
天下
之事

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
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以
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
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
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
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於死則非君子之
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
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於未萌也
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死雖不為象所宜孔子不為

匡人桓魋所殺是也九能為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
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
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於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
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崩墮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為非
則知由之死未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
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
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
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
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矣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矣

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集覽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按史記魯

為陽虎所具孔子貌類陽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既免過曹澆宋
與弟子書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注匡宋邑也桓魋宋
司馬向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子路之於崩墮左傳哀十五
年衛孔圍取太子蒯聩之姊孔伯姬生惲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段從之欲用以盟迫孔
惲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惲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齊寧聞
孔使告季子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季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始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雖季
子曰食為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
子焉用孔惲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蟠其率必舍孔
叔太子聞之俱下台乞于孟獻子路以戈擊之絕髮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注剛噴靈公之子季子即子路也

意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

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祿或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

虛死者譬之蕭艾忠於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之小忠

成大
事者

志於

以授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集覽

留侯張良封留侯唐武

后時狄仁傑封梁公注見五十九卷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

變極亂為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於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霸一變至於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七極治而為極亂變極亂而為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於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

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霸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温燠凄冽其變如此

春夏秋冬者昊天大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則在天故

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

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

不忒則君德成

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迹故名之曰道以謂知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已在乎形迹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憊心焉既申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

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肯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夫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

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

聖君由此天下治

孔孟由此而教於世

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及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世治末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末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末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子莫不由此垂教於萬世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為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無父無君為天下之害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宋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於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自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也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福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貪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小人之勝君子夷狄之陵中國

亂之道也

噫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
豈不知陽二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奇而陰數
偶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
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
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
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觀物內篇之下

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
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
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
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
則會之運可知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
則運之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
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
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
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二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

之元十一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
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
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
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千四百

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
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
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
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
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
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

一會者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之
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三十年是為一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
也有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
之辰而後數窮夫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
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
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於前此不復詳其消息盈虧
之說不著於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
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
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

也會夏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
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
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
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
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
道行功之事也皇之霸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
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
霸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
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霸以功行力之事也

霸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霸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霸之王以
力行功之事也霸之霸以力行力之事也

皇帝王霸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
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盡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
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
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且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三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
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

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李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為夏三王法

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霸刑殺尚矣故於時為冬得時之正者皇

帝王霸而已漢維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

霸之盛強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

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且不足於王而維乎霸者

也隋李諸郡唐李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

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按群書卷之三皇謂太昊炎帝黃帝也五帝謂少昊顓頊帝嚳

帝堯帝舜也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五伯謂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也七國謂秦楚燕齊趙魏韓也三國謂魏蜀吳也十六

國謂蜀李特前趙劉淵後趙石勒秦苻堅後秦姚萇西秦乞伏國仁燕慕容皝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北燕慕容盛涼張軌後凉

呂光南凉秃髮烏孤西凉李暠北凉段業夏赫連勃勃也南五代謂宋齊梁陳後梁也北五代謂元魏北齊西魏東魏後周也隋李

諸郡之霸謂夏竇建德林士弘吳李子通吳杜伏威魏李密鄭

世化梁蕭詧漢劉黑闥秦薛平梁上研都定陽劉武周凉李軌

離石劉英王肝哈孟諒東郡崔綬蘇格謙祝阿盧明月求樂郭子

和大乘高雲成許字文化及吳劉元進燕王頂拔魏七刃兒楚朱

繁幽州羅英燕高開道梁沈法興魯徐圓明長白王薄東海高士

遠未輔公祐扶風向海明延安劉如論扶風李弘從唐唐弼唐李

諸鎮之霸謂江准劉展沐宋李靈曜大宰閔固懷恩成德李寶臣

雷龍李懷仙大雉田承嗣平盧李懷王彰義吳少誠昭義劉悟橫

海程日華曾武刘玄佐朔方李懷光淮南陳少游襄陽梁從義蜀

西川陳敬瑄東川楊師立岐李茂貞河中王重榮鎮海李鈞淮南高駘光

壽王緒許州鹿晏弘江陵刘漢宏後五代之霸謂梁唐晉漢周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二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

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強或弱或盛或衰或隨

未能有蕪世而能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千年為一世豈徒

三變而帝道可

然哉俟化之必治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下始一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人之難又如此則

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內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大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陽之體數退太陽少剛之體數退太陽少陰少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少剛少柔之用數進太陽少陰少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少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陰少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少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大陰少陰少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少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大陰少陰少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少太陽少陽少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日

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數十辰為少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二火為太剛其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六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八以四因四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本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

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三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二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天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一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一分而為二則六矣故曰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一此之

謂極數大衍經世皇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三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為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是為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為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亦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上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之性寒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飛走

不草之形夜變飛走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也
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也
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蓋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雨風露雷則有走飛草木蓋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雨風露雷又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於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日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月月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月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星日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星月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星辰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辰日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辰月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辰星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辰辰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辰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

月之物少陽之太陽者也星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星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辰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

日日物者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飛也者飛而捷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者也走走者走而走

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走草者走而類乎草者也木飛者
木之類乎飛者也木走者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木者也
木草者木之類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
類乎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草者也物之
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霸
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
也有帝霸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
王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霸皇之民者也有霸帝之民
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

無為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霸皇皇之民者

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之民者皇之王者也
皇霸之民者皇之霸者也帝皇之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
帝之帝者也帝王之民者帝之王者也帝霸之民者帝之霸者也
王之王者也王霸之民者王之霸者也霸皇之民者霸之皇者也
霸帝之民者霸之帝者也霸王之民者王之帝者也王之民者
王之王者也均為皇也均為帝也均為王也均為霸也其世亦汚
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霸民
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士也帝王民者農工
也帝霸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

民者工也王霸民者工商也霸皇民者商士也霸帝民者商農也霸王民者商工也霸王民者商商也

由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祿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帝王霸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不同如此

飛飛物者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上物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性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

者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工民者禮也農工商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上之物一之一謂為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

於草草之物也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

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士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

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

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

之士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為一人而兼兆人者也有此各有等差以至

於商商之民上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

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一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

物千十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

木當百物百十之木當千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

百物千百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

士當千民一十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

民十十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

之工當百民百十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十十之商當

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十之商當一民

此入之所以有賢愚也

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為一一之民能當兆民

者非巨民而何為千十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為千十

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為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上之至者也

為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可以兼兆民人之至者也

為千之物而分一物者物之細者也為千之民而分一民者

人之細者也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

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

今而後知踐跡為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宜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

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

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

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

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身實具天地

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於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

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

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

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謂真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三知
真知

天下
之志

三知

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能反觀也

鑑以金為之工出人手鎔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為明出於自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重濁亂於下則不得夫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必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有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上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至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物者能無我故也為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無自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以治為亂以亂為治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為之蔽也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未嘗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已無所不怨責於人無所不備施於已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天下之耳為已之耳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天下之心

能同乎天

為已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也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至神至聖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况於已乎已亦物也而况於人乎人亦物也而况於物乎天大地人物至於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之類皆物也物皆有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

觀物者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觀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焉足以盡天下
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焉足以盡天下
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
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
矣天下之理皆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
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
知是三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矣大鑑之能不隱萬物之
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
一萬物之情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

三知
聖人
之真
知

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知是則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矣且
我亦人也則焉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則焉有所謂物哉無
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為己
之耳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能合天下之
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唯其用天下聞見謀
論以為聞見謀論則夫何為哉無為而已矣故曰能為至廣至遠
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
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終





所入
圖書